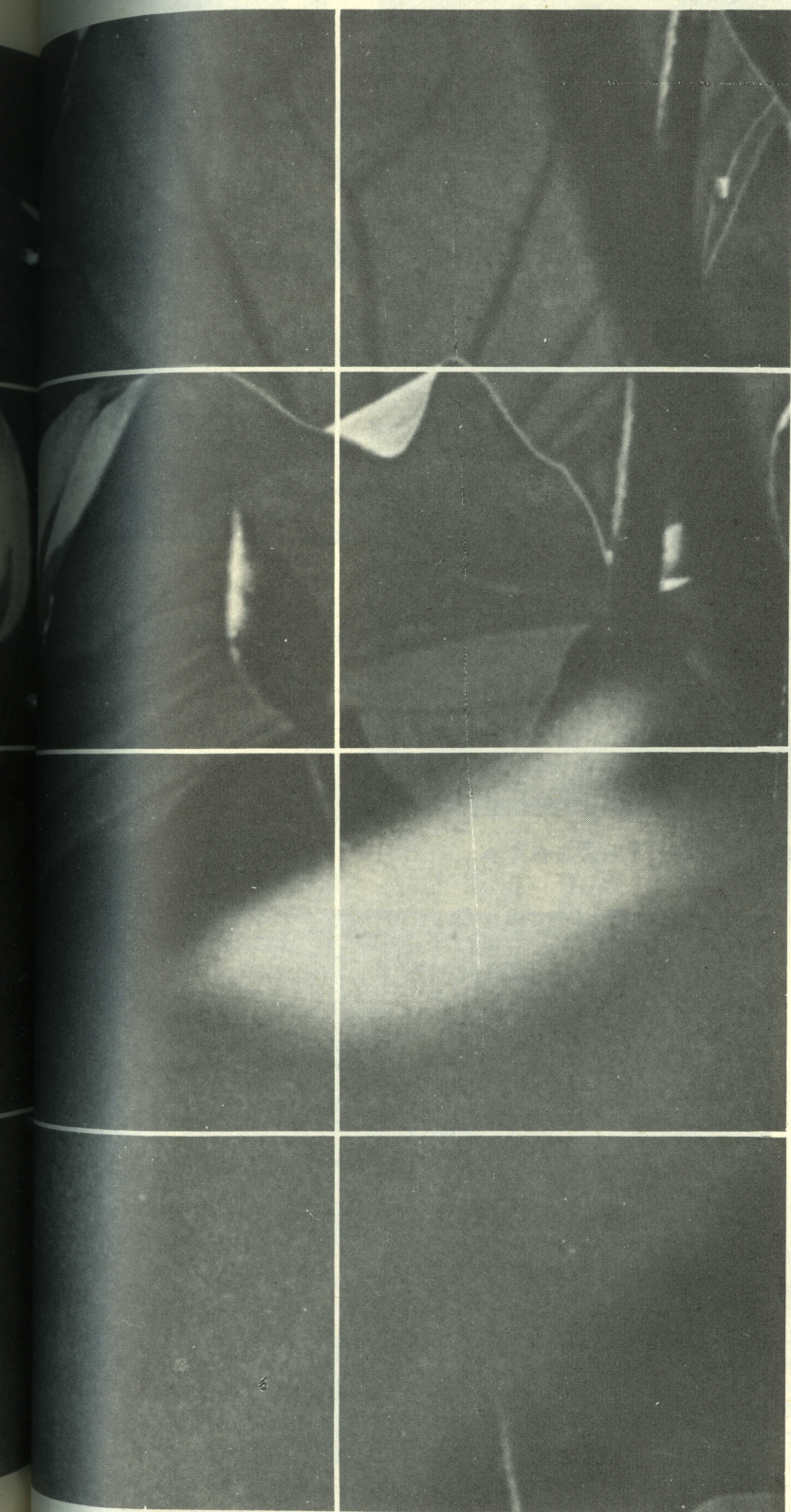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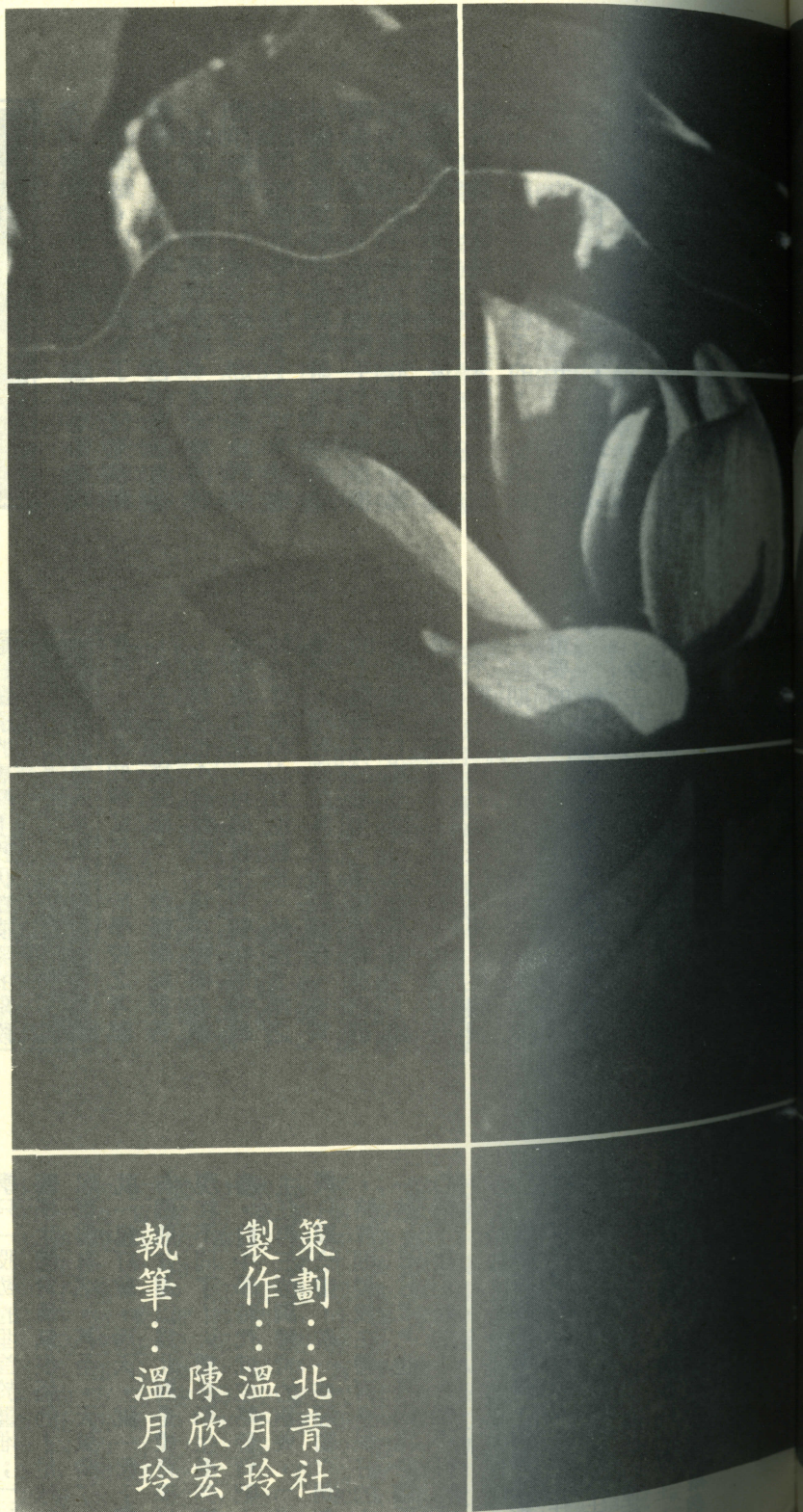


化作春泥更
作花





前言

有人說，生離死別有若花謝草枯般的無奈；然而，每當夏蟬初鳴，我們總要送走一批批的學長和或多或少的離校師長。曾經，與我生活在相同的園地裏，同睹周遭景物，人事的此起彼落，你可仍惦記久別的師長，學長是否別來無恙？你可曾企盼重聆他們殷切的關懷？

離校後的師長，多半退而不休的更為忙碌；但是，當我們要求他們撥冗接受訪問時，他們的欣然邀約，熱誠招待，以及對北醫一草一木的關切之情，實是否定了時間，空間會沖淡一切的說詞，也令人深感師生之情的可貴。畢竟，他們曾親手為北醫的成長播種，灌溉，他們相信，花謝了會再開，他們也寧願，化作春泥更護花，使北醫的學子更加茁壯，並為北醫園地的欣欣向榮，共盡一分心力！

策劃：北青社
製作：溫月玲
陳欣宏
執筆：溫月玲

訪徐型堅老師



頂著濛濛的細雨，急急地衝進約定的地點，只見迎面來了一位笑容滿面的長者，頭戴一頂黑色的寬邊禮帽，身著一襲舊樸的西裝，親切地向我們打招呼，心想；這一定就是我們所要訪問的徐型堅主任了！一言不發地，便領著我們走進科學館地下室的藥學系實驗室，只見他兩手不停地撫摸室內的一桌一椅，而眼光中則流露著無盡的關懷與眷戀，然後，坐在一張咯咯發響的藤椅上，指著它說：「以前，我就是坐這張椅子的。」微帶幾分驕傲的嘴角，在烏島升空的烟霧輕巧的牽動下，開始道出，十幾年前，那段古老的故事：

「北醫的學生一直是很用功的！以前，學校設備更差，教室更少，下

雨天積水，同學們就穿著雨靴，冒著雨趕來。教室座位不夠，就站著聽。學生總是很喜歡批評的！不過，表現出來的，建築物的多少、設備的好壞，和學生用功程度並不成正比。當然，教學設備也不能太差。」徐主任表示，學生的本分就是充實自己的專業知識，尤其，北醫同學面對醫學領域的浩瀚，「現在分科愈來愈細，但是彼此之間都是相關的。不僅是求精也要求博！尤其醫生是 *physician* 不是 *technician*，這句話很重要，你們應該有這個認識和覺醒。學問的研究是一輩子的事情啊！我仍在摸索的階段呢！」

對於北醫人多以筆記、考古為護身符，將求知領域局限於學校之考試，徐主任頗為感歎：「讀醫學院很辛苦，當教授也不輕鬆啊！現在醫藥知識愈來愈精深，每個教授花費在準備教材的時間和心力也愈多。教授上課之筆記，內容應該算是比較綜合、充實的！醫學院的學生，學校的課業已經很繁重了！甚至筆記都唸不完了！如果能熟讀筆記，了解吸收，也沒有什麼不對！當然，能撥出時間，再閱讀一些期刊，那更好。理論的研究是很重要的！」

有的同學埋怨學校實驗設備簡陋，徐主任的看法是：「有的學生覺得科學的知識要先實驗，才能了解。其實，先把理論讀通了，再實驗比較也

是個好方法呀！理論不清楚，也不知道在實驗什麼，有什麼用呢？學校設備不好是應該建議，但是不體諒學校的答覆，只是浪費時間爭議，就有失學生本分了！想想，以前的學生還沒有現在的這些設備，可是表現的還是很好的。」或許，由冒雨趕課到晴天蹣跚的轉變歷程，更是我們該檢討反省的！

徐主任認為，台大與北醫學生之間最大差別是：「台大醫學院沒有下課時間的！連下課時間都是靜悄悄的在看書。」不過，徐主任並不鼓勵同學只一股勁的埋首於書堆；「以前北醫學生體育風氣很盛的！足球和橄欖球都很有名。甚至，天氣晴了，師生就一起打球，雨天，就一起上課了！有個朋友還以為北醫是體育學校呢？現在不同了！大概是學生受到聯考影響，自中學時代就忽略體育吧！」徐主任再三強調體育的重要，「學生不要只顧唸書，做一些運動來調劑心情，將苦悶發洩在體育是很好的！我想一些 *neurosis* 也是因為身體不好，心情不佳引起的！身體不好唸不好書的！」

醫學課程的繁重，對學生形成一股難以釋懷的心理壓力，徐主任以為良好的人文素養，及豁達的人生觀，當可提高生活的趣味，減低心理壓力，徐主任笑道：「醫學院的學生，課程長達六、七年，相當於唸了兩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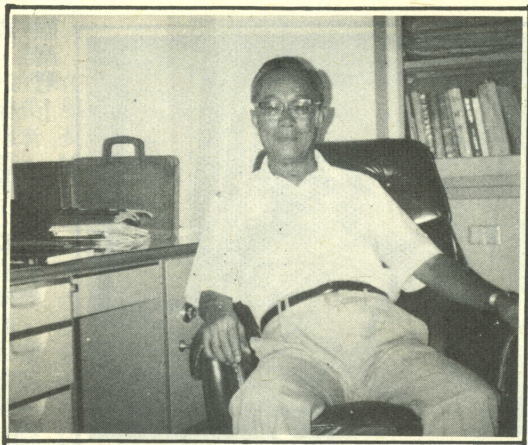
學，對個人修養及處世的要求更應該超乎一般大學的學生。尤其，當醫生不僅醫術要高明，也要注重醫德。北醫的學生，有些寫出來的文章很有學問，證明看了不少書。」徐主任勉勵同學不僅要做一個好學生，更要學著去做好一個「人」。

北醫人對於師資與學校行政，意見頗多，徐主任覺得：「以前的學生好像比較能與老師相處得來，甚至偶而有個缺，還會邀老師一起玩呢！因此師生之間『打成一片』，更能促進彼此的交通。」「現在的學生和老師比較疏遠了！態度也不太相同，譬如，以前責備學生實驗錯誤，學生還是笑嘻嘻！現在，有些同學還會板起臉，不高興呢！因此學生，最好主動和老師接觸，在和老師討論之中，會有新的心得和收獲的相形之下！分數倒不是最重要的。不過，也不能常低空飛行啊！」對於學校行政，徐主任很反對學生過分干涉：「學生要體諒學校！學生的本分還是要把書唸好！管太多就有失學生的本分了！」

徐主任現在雖已退休，仍兼任藥品分析化學的課程，對於北醫，徐主任表示，個人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我從四十歲到六十歲都在北醫，我的教授資格和博士學位，也是在這段時間內獲得的！二十年來，除了其間的兩、三年，我差不多都當藥學系的系主任，也當過訓導主任！北醫對我很栽培，我很感激。」

由於徐主任對北醫感情深厚，所以他認為「北醫的學生要有 pride 的心理。要進北醫並不容易啊！有的人對北醫很多批評，好像北醫如何不好，自己卻沒有本領進北醫。每個學生要進北醫，都經過了一番奮鬥努力，每個北醫校友，出了校門行醫就業，也以北醫自我標榜。所以，pride 的心理是應該建立的。」

徐主任與激勃勃的提到北醫的創校，師長的風範及同學的好學，甚至對北醫的一草一木，都充滿了眷戀之情。「二十年來，很多人對北醫盡了心力，雖然，北醫好像總是風風雨雨的事情很多，但是，北醫總是在進步中，北醫會更好的！」



訪黃金江老師

穿梭於附設醫院，平常嫌小的走道，此時卻彷彿迷魂陣。為了採訪前台北醫學院院長，亦即現任附設醫院小兒科主任黃金江醫師，我們早在一星期前就以電話掛號，由於超齡的緣故，我們就診的項目不是小兒科，而是希望黃主任能以校友的身份，指示我們，如何的匯集學生的力量，為北醫的未來貢獻一些力量。黃主任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學生的態度，「首先是愛校！學生懷著對學校的關愛之情，提出構想，表明慾望，進一步的請求認同。當然，愛校不是少數人的努力可達，每個學生都有此心，發揮集體的力量，創造機會，以便催生目標的實現。」黃主任特別強調：「力量的表現，應該著重方法的調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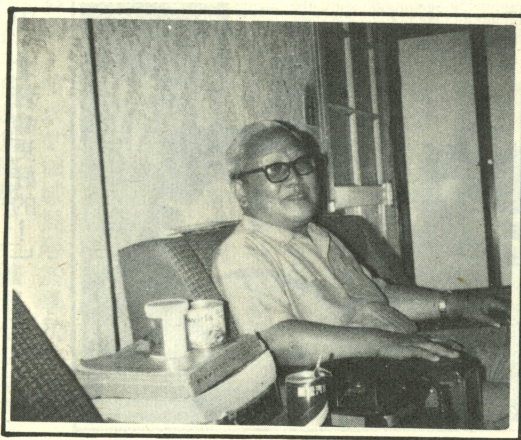
黃主任在院長的任內，曾為了學生求知的利益，與董事會多次的據理力爭，「辦學校應有作育英才的基本心理，但是當年董事會為學生作的事太少了！一些儀器的添購，常因預算太高，不通過，而通過的一些款項，又常是七折八扣的難以運用。」黃院長雖然曾與董事會「糾纏」的精疲力盡，但是仍然表示：「一個學校，沒有董事會的支持是不正常的。教育部似乎遺忘了北醫，犧牲了學生。任何一所私立學校，每年都解決許多青年的就學問題。教育部對於公、私立學校學生的補助應該拉近距離。尤其，新董事會的成立，教育部似乎忘了！」

黃主任的坐鎮小兒科，不僅使附設醫院的營業回升，也對未來附設醫院的藍圖，勾勒了輪廓：「一個教學醫院應該具備充足的儀器、設備，及具有豐富學養的醫護人員。對內，能提供足夠的病歷，供以教學用。對外，能給予病人方便，減少病人負擔。附設醫院目前有些科很出色，有些科卻毫無起色，所以，招攬病人的當前之要是，每一科都要有好醫師。」附設醫院沒有發揮教學醫院功能的原因之一是實習生的拒絕。一般學生對實習醫院的選擇是新穎的儀器，其實，儀器的使用，多為醫技部門，真正醫科實習的使用率低。更何況，在附設醫院以外的教學醫院實習，學生常有不能「亂問」的困擾。權衡得失，放棄附設醫院，並不明智。」

當我們準備離去時，書局送來了一批新書，黃主任笑道：「爲了教書，我一年約花十萬元買新書，自己私人的藏書，說不定可以成立一個小圖書館呢！其實新書不買，不僅可憐了學生，退化了自己行醫的實力，更危害了民衆的健康！所以，添購新書，吮求新知，有待確實的認知與實行！」

走出附設醫院，捧著黃主任對學生的關懷，想著臨別的叮嚀：「大家的力量，才是力量。」這句話，似乎領略到北醫的學生如果能集全體的力量爲北醫聽診把脈，尋出病根後，

再共同爲北醫的進步做助產士，而不是一味地站在牆角作無可奈何的抱怨或是躲在一間屋子裏作咬牙切齒的謾罵，這樣應該是比較積極而且有效的態度吧！



訪那琦老師

徘徊於那教授居室的門外，我們正爲了採訪做最後的準備；耳畔卻傳來鄰人的催喚：「你們是那教授的學生吧！那教授剛才還在門口等著你們呢！快進去吧！」門一打開，我們見到一張微胖而佈滿笑意的臉，一頭銀白閃亮的髮絲，一個像極了童話裡慈祥又頑皮的國王的長者。

那教授是滿州人，在台灣姓那的人並不多。記憶中只曉得有位眼科名醫那玉醫師，那教授哈哈大笑：「那

是我二哥！我二哥有名，我這小老弟也是很不錯啊！」

這話其實一些也不誇張，那教授一直是藥學系的頂尖教授，即使已自本院退休，但熱情難卻下，仍在幾所大學指導研究班的學生。那教授對於目前藥學這門學問，未能受到應有的重視，感到十分不解，「任何行業，都需要專精，需要下苦功鑽研，學問並無高下之分，現在，卻成了醫學領導藥學，外行領導內行，這不是胡扯嗎？」「自從北宋末葉，藥局首度設立，就開始了所謂的醫藥分家，但是，真正的醫藥分家，應該是藥學系能獨立的成爲藥學院，而不是隸屬於醫學院的低聲下氣！」那教授接著提到，「先進國家早就做到醫藥分家，藥學院的發展可就縱、橫兩方面並進。以日本爲例，橫的發展，是指科系的精密分工，一般分爲十個系，主要包括配藥、製藥、衛生藥學三大類。而縱的方面，就是研究所的成立，辦好研究所，可防止人才外流。」對於時下流行往國外走的學風，那教授以爲，那真會看洋文看傷了！雖是一句笑話，那教授倒是十分強調飲水思源，「不過，與外國比較起來，我們較著重於共同科目，這樣勢必減少專業課程的編排。若能加強專門科目的傳授時間，加重這方面的學分，課程能夠因此講得較周詳，學生也較能聽得懂。或許不會導致目前有些科系在國內